

劉振夏 隱世潛修30載 冀領中國水墨立足國際舞台

蘇州水墨人物畫大師劉振夏在書畫界似乎是個陌生的名字，但其實早在1981年，他就以《漁婆》等作品蜚聲畫壇，先後在蘇州、上海舉辦個人畫展，上海電視台更為他拍攝了專題紀錄片《妙在傳神——劉振夏的水墨肖像畫》。當太多的名利紛擾成為畫藝精進的瓶頸，他毅然隱世30年潛心創作，當再次攜作品重回公眾視野時，他出了自傳，也將在翰墨軒的策劃下於香港舉辦首個個人畫展。

■文、攝（部分）：記者 張岳悅

今年75歲的劉振夏生於江西，現居蘇州。他1962年畢業於蘇州工藝美術專科學校，分配至蘇州工藝美術研究所工作。曾任蘇州市工藝美術職工大學校長，蘇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等職，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，中國畫學會理事。

沉寂近30年潛心創作，劉振夏於2011年元旦復出，即入選首屆杭州中國畫雙年展，並以「寂寞修正果」為題分別於2011年蘇州博物館、2012年中國美術館、2014年上海龍美術館、2015年「台北國父紀念館」舉辦水墨人物個人畫展。而在下個月的香港首展中，劉振夏將展出逾50幅水墨人物畫，不僅有《漁婆》這樣蜚聲畫壇的早期作品，也有磨礪30年的近期佳作，其中包括陝北牧人、彝族人物、藏女、印度修行者，江南水鄉人物如漁婆、村姑村婦、小女生等人物。「我畫得最多的是我們身邊的普通人，正是這些普通人，帶給我最多、最深的感動。」他說。

超乎尋常的執着

早年的劉振夏不僅常於江南水鄉寫生，亦遠赴甘孜藏族、大涼山彝族、新疆、陝西及印度等地區采風。他作畫既專業又認真，不論是路途遙遠崎嶇，還是氣候惡劣，幾乎每一個人物他都需要親身觀察，細心捕捉各人物的神情動態，使人物的形象飽滿突出。水墨大師方增先曾這樣評價他的作品：「人物生動、造型能力強、水墨技法表現力好。」作家陳若曦則說：「在他每一幅畫的背後，都隱藏為藝術獻身的狂喜和激情。」在後期，他則多描繪記憶中的人物，將中國畫的傳神表現出來。

劉振夏對繪畫有着超乎尋常的執着和嚴謹，也有着「一畫難求」、「一畫難見」的聲名。他「不展出、不賣畫、不送畫、不應酬」，堅持一幅畫不外流，在繁華中急流勇退，蟄伏於自家閣樓的畫室中，幾十年如一日致力於水墨人物畫的創作及研究。他曾說：「凡畫作過不了自己一關的，都無生存的權利。」於是，久不久便有大批的廢畫運到爐裡去銷毀。

對於早年的急流勇退，他解釋道：「每個人都有追求夢想的權利，有的夢想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完成，有的夢想卻無法單靠自己來完成。作為一個畫家，我一直在追求，但和一般畫家有些不同，為了達到某一個高度，我會堅持自己的創作方式：排除干擾，拒絕誘惑。」他溫和地笑着，講起了隱居期間的「小插曲」：「那時不斷有藏家上門，看到我大批銷毀畫作感到很可惜，有人還請求我的女兒，讓她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偷幾張畫出

墨韻傳神——劉振夏人物畫展

時間：4月2日至5日

地點：香港大會堂底座一樓展覽廳



■劉振夏與收藏家、策展人包銘山（左）相識多年。

來，那人說：『你爸爸不理你們的生活，你也要為自己的孩子着想。』令我欣慰的是，我的女兒笑着拒絕了他。我很感謝我的妻子和女兒，她們從不會向我要求些什麼，這使我可以更專心地創作，既然做出了選擇，就要堅持下去。」

用中國畫語言畫人物

熱愛藝術、歷經坎坷，劉振夏仍感謝自己所出生的那個時代，「我那時做教師，有一份固定的工資保證溫飽，這樣的經濟條件使我可以不顧其他，專心追求我所熱愛的藝術。開始創作的時候，我以為只是幾年間的興趣愛好，沒想到轉眼就是一輩子。」

在劉振夏的心裡，人是最美的生物，「提起人物肖像畫，人們想起的往往是《蒙娜麗莎》這樣的西方知名畫作，那時我就想，為什麼中國不能有自己獨具特色的肖像畫呢？」這是劉振夏致力於研究和創作水墨人物畫的

■劉振夏首度來港辦個人畫展。



■劉振夏筆下的農民極具不同地域的特點。



主辦方提供



■《漁婆》是劉振夏的成名作。主辦方提供

《情畫未了》 自傳述心路

《情畫未了》是劉振夏於2006年出版的自傳，內裡有他對往昔歲月及藝術歷程的追憶。作為一位畫家，為何選擇用文字的形式再現個人經歷？他說：「一幅畫是包含不了人生旅途中許多故事的，後面的文字描述才是我在人生旅途中的片段經歷。回憶是快樂的，也是美好的，因為擁有今天。」寫自傳的想法始於十幾年前，當看到當時熱門的《渴望》等電視連續劇，以及裡面充滿傷痕的故事劇情時，劉振夏心想：「我的經歷不是比這更加有趣嗎？」於是，從未從事過寫作的他經過幾年的醞釀完成自傳，書籍的插畫和裝幀也是他經過反覆斟酌，親自設計的。

在這本書中，劉振夏坦坦蕩蕩地把自己的一生和盤托出，其中有對身世的講述，有對戀情的描



■《情畫未了》封面。網上圖片

繪，有對「十年噩夢」的再現，也有對自己被稱為「畫壇奇人」、「姑蘇一怪」的種種剖白……當中有笑有淚，敢愛敢恨，一如他的水墨畫作，在平實中顯激情，在淡雅中求深意。

文：張岳悅

藉破壞重創反映城市變化 Vhils 讓藝術走進人群

著名葡萄牙藝術家Vhils（本名Alexandre Farto）愛以建築環境為畫布，透過獨創的刻鑿技術變成一幅幅扣人心弦的作品。在香港當代藝術基金會的策劃下，他現正帶來香港首個個展《Debris》。他以顯示香港這城市的活力為題，藉破壞重創反映香港的變化外，更強調藝術不能放在室內留待賞識之人，而是要主動走進人群，尋覓知音。

首度在港舉辦個展，Vhils其實早在去年8月已來港作準備，「我一向以帶出城市能量為辦展主題，所以平時開展前我都會先到該地方居住。其實我已來港數次，今次住得最耐，香港是一個有趣兼有啟發性的城市。」他走在香港街頭，看着周圍的一草一木、每一個建築物，直言：「每一刻都充滿啟發性，對創作甚有幫助，香港擁有我需要的一切，很開心能把這些元素轉化成藝術品。」

創作與破壞的密不可分

Vhils首次接觸到的香港，並非當下這個現代化的香港，而是小時候在戲院觀看的港產片，「王家衛給了我不少參考，到我真的踏上香港這土地，見到這城市的真面貌，我愛上了這地方。」哪個地方最觸動其靈感？他表示：「這太難答了，每個地區都很有趣，但我喜歡旺角強烈的對比。」

可惜以往港產片中出現的人事物，現在已找不到其影蹤。Vhils認同地道：「很明顯很多東西已改變了，我想做的事正是去反映這現實，所以我的創作過程總是從破壞開始，再去創作出新的事物。其實無論你創作什麼事情，你同時亦在進行破壞，

如同你在紙上寫字，你破壞了一張紙，那張紙破壞了一棵樹。而當一個城市要進行建設發展時，人們往往忽略了背後這些被破壞掉的東西，我希望可藉個展讓大家聚焦這問題上。」

有別於一般個展僅在固定地點進行展示，Vhils特別在電車上進行創作。他表示：「構思了很久，電車不會固定在同一個地方，是一個會移動的藝術，我覺得很有趣。我深信藝術要融入人群，要讓人們易於接觸。試想想博物館裡展示的藝術品，如果大家不去博物館，就不能接觸到，但電車不同，它會遊走在城市中，主動走入大家的視野中。」電車是香港的標誌之一，可是去年卻曾惹來留存的爭議，作為一名外來者，Vhils贊成予以保留，「我曾來港數次，電車帶給我不少回憶，我認同要保存，保存文化是一個重要的課題。」

宜建街頭塗鴉生存空間

Vhils早在13歲已踏足藝術圈，當時他以塗鴉為主。他憶述道：「其實我從未想過當一名藝術家，我曾年少輕狂過，做過不少錯事，是塗鴉導我走上正路，它是我的人生良師，教導我正確的觀念。」他表示葡萄牙在1975年經歷過康乃馨革命，當時人們曾在牆上塗上「四、二五萬歲」的字句，他看着這些作品，感受到人們當時的情感，亦了解到城市是如何變化，從而引發他



■Vhils為電車換上新裝。



主辦方提供

■Vhils在香港的工作室準備個展。主辦方提供

以建築環境為畫布，以破壞和重創去表達自己的觀點。「旅行時，我發現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、自己的層次，我在牆上塗鴉，賦予它生命，大家途經時一看，可發現原來平凡的牆也可擁有自己的故事。」

不過，並不是每個地方都可進行街頭塗鴉，有時甚至可觸犯法例，Vhils知道這問題，他認為城市不能完全否定街頭塗鴉，反而應提供空間讓這類藝術家去創作，「公共空間其實是一個巨大的藝術空間，人們走在街頭就可接觸到藝術品，比比藝術品關在博物館的效果來得更好。如果有藝術家想為城市出一分力時，為何要拒絕或處罰他們？像柏林、伊斯坦堡等城市處處可見街頭塗鴉，甚至帶來經濟效益，不少遊客遠赴這些地方就是為了看這類藝術品。法律當然不能違反，但政府應尊重藝術家，找出兩者共存的空間。」可是街頭塗鴉經不起風吹雨打，他直言：「這就是我喜歡的原因之一。很多人覺得藝術應該永遠留存，但藝術如同人一樣，當人會老去離世時，藝術又怎能永遠留存呢？」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

《Debris》

碼頭展覽

時間：即日起至4月4日

地點：中環四號碼頭

電車移動創作

運行日期：即日起至4月10日



■Vhils大讚香港充滿啟發性。

陳敏娜攝